

分、小篆、章草书。他的草书与严武的围棋、曹不兴的绘画、宋寿的占梦、郑姬的相人、赵达的法术等并称“八绝”。唐欧阳询在《与杨驹马书章草千文批后》一文中说：“张芝草圣，皇象八绝，并是章草，西晋悉然。迨乎东晋，王逸少（羲之）并从弟洽，变章草为今草，韵媚婉转，大行于世，章草几将绝矣。”是说皇象的章草与张芝并胜，肯定了皇象的书史地位。皇象书的《急就章》是古章草的典范之作，有明刻的“松江本”传世。《急就章》原名《急就篇》，为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编纂的字书，历代书法家多以此为书写内容，而以皇象的章草书《急就章》最为著名。宋人晁公武《郡斋读书记》云：“急就者，谓字之难知者，缓急可就而求焉。”当时的章草书就类似这种情况。草书原为赴急之用，但章草往往点画省略，异形难识，反而失去了赴急的作用，而成为专门性的书体。一方面，皇象的章草书具有古朴、典雅和规矩浑成的特色，成为后代宗法的典范；另一方面，与魏钟繇的三体书比较，其显然还是前代书法的集成和总结，不是开拓新风类型。

在西晋书法中，变化显著而影响最大的是草书的演变，即由章草书演化为一种称为“草藁”的书法。唐欧阳询称汉魏、西晋并是章草，到东晋时才有今草产生，这是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。但欧阳询忽略了由章草至今草间的过渡，即草藁书法的出现，这发生在西晋时期。西晋著名的书法家无不善长章草书，当时人称“一台二妙”的索靖和卫瓘，是因都在尚书台任职，又都是以草书知名的书法家。但索靖主要继承汉魏以来的章草书体，卫瓘则长于自由挥洒，创造了“草藁”新体。

索靖（239—303 年），字幼安，甘肃敦煌人，汉末著名书家张芝之姊孙，曾任雁门、酒泉太守和左卫将军，人称征西或征南将军。章草书巨迹《月仪帖》（又名《十二

月朋友相闻书》）相传为索靖所书。在《淳化阁法帖》中刻有他的《皋陶帖》和《七月廿六日帖》等章草书作品。他曾形容己书字势为“银钩虺尾”。虺是蝎类毒虫，尾部上卷呈钩状，是说其字的勾挑笔皆驻锋趯出，为遒劲的状态。但这一特点在上述诸帖中都不明显，而在明初宋克的章草书中则可见这种笔法。索靖的章草书只从形态上小变，南齐王僧虔说其是“传芝草而形异”，他基本上是张芝书法的继承者。

卫瓘（220—291 年），魏晋著名书家卫觊之子。其子桓、宣，孙璪、玠，孙女铄，皆是两晋时期的书家。其中卫铄，世称卫夫人，王羲之早年曾从其习书，可见卫氏家族在书坛的地位和影响。据南朝宋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记：“觊子瓘，字伯玉，为晋太保。采张芝法，以觊法参之，更为‘草藁’。‘草藁’是相闻书也。”按唐张怀瓘《书断》所释：“藁亦草也，因草呼藁，正如真正书写而又涂改，亦谓之草藁。”这种解释类似现在所说的草稿，但用来说明卫瓘的“更为草藁”却是不恰当的。在《淳化阁法帖》中有卫瓘的《顿首州民帖》，粗看仍似章草书，然笔画波势很少，体势流便散落，张怀瓘评其书“率情运用，不以为难”，倒是很合宜的，这才是卫瓘创造的草藁书法。草藁本来义同草稿，但在这里用作一种特殊的书体概念，既不同于规范化的章草书体，又是在章草书的基础上加以变化，主要是减省了章草书的波磔笔法。本来草书是为赴急之用，但严格的章草书体反而走上了匆匆不暇而难以草书的道路。卫瓘“更为草藁”，可以认为是回归到古隶草了，但它又不同于汉代的古隶草，因为它又与钟繇的行狎书即相闻书结合起来，是一种隶与楷、行与草相间的形态，是只存在于西、东晋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书法表现，当时称为草藁。现在留传于世的、相传为最古的名家墨迹——西晋陆机的《平复帖》也是这种草藁。陆机